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華陽國志卷四

晉 常璩 撰

南中志

寧州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庾降都督治也  
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甸町夜郎葉榆桐師雋唐

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

下永昌縣

有雋唐縣

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

伐夜郎植牂柯繫船於是且蘭既尅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臨楚莊王苗裔也以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為牂柯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為姓捐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

者曰無水王以劔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  
漸驕恣武帝使張騫至大夏國見邛竹蜀布問所從來  
曰吾賈人從身毒國得之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  
也騫以白帝東越攻南越大行王恢救之恢使番陽令  
唐蒙曉喻南越南越人食有藟醬蒙問所從曰牂柯來  
蒙亦以白帝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里名為外臣實  
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精  
兵可得十萬若從番禺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之

一竒也可通夜郎道為置吏主之帝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為置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

司馬相如亦言西戎邛笮蜀之後園可置為郡帝既感邛笮又甘藟醬乃拜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焉及後西南夷數反發運興役費甚多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論以諷帝且以宣指便於百姓

檄文在本傳

迺卒

開棘門通南中相如持節開越嶲按道侯韓說開益州

武帝轉拜唐蒙為都尉開牂柯以重幣喻告諸種侯王  
侯王服從因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為太守及置越  
雋朱提益州四郡後夷濮阻城咸怨訴竹王非血氣所  
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  
三郎神是也 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等二十  
四縣民反水衡都尉呂破奴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  
命擊破之後三歲姑繒復反都尉呂辟胡擊之敗績明  
年遣大鴻臚田廣明等大破之斬首捕虜五萬人獲畜

產十萬餘頭富埒中國封其渠帥亡波為鈎町王以助  
擊反者故也廣明賜爵邑 成帝時夜郎王興與鈎町  
王禹漏卧侯俞更相攻擊命使大中大夫張匡持節和  
解之鈎町夜郎王不服乃刻木作漢使射之大將軍王  
鳳薦金城司馬蜀郡陳立為牂柯太守何霸為中郎將  
出益州立既到郡單至夜郎名興與興與邑君數十人來  
見立立責數斬興邑君皆悅服興妻父翁指與興子恥  
復反立討之威震南裔 平帝末梓潼文齊為益州太

守公孫述時拒郡不服光武稱帝以南中有義益州  
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孝明帝  
初廣漢鄭純獨尚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表薦無數  
上自三司下及卿士莫不歎賞明帝嘉之因以為永昌  
郡拜純太守章帝時蜀郡王阜為益州太守治化尤  
異神馬四疋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文學漸  
遷其俗安帝永初中漢中陰平廣漢羌反征戰連年  
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嶲諸夷封離等反衆十餘萬



多所殘破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蜀郡楊竦將兵討之  
竦先以詔書告喻告喻不從方畧滌討凡殺虜三萬餘  
人獲生口千五百人財物四十餘萬降赦夷三十六種  
舉劾姦貪長吏九十人黃綬六十人諸郡皆平竦以傷  
死故功不錄自是後少寧五十餘年 迄靈帝熹平中  
蠻夷復反擁沒益州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  
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棄之太  
尉掾巴郡李顥獻陳方策以為可討帝乃拜顥益州太

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顯將巴郡板楯軍討之皆  
破陟得生出後復更叛梓潼景毅為益州太守承喪亂  
後民夷困餓米一斛千錢皆離散毅至安集後米一斛  
八錢 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遣安遠將軍南郡鄧  
方以朱提太守庾降都督治南昌縣輕財果毅夷漢敬  
其威信方卒先主問代於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西  
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先主遂用恢為都督治  
平夷縣先主薨後越雋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

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  
張裔為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  
內實麓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  
遙用闓為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闓為益州刺史處交  
益州際牂柯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  
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雋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  
縣遙頌郡從事蜀郡常頌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  
喻闓闓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平分正

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頎至牂柯汝  
郡主簿考訊姦褒因然頎為亂益州夷復不從閩閩使  
建寧孟獲說夷吏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蝟  
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為然皆  
從閩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建  
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窩別遣馬忠伐  
牂柯李恢向益州以捷為太守廣漢王士為益州太守  
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

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為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為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為建寧以李恢為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

分建寧越嶲置雲南郡以呂凱為太守 又分建寧牂  
柯置興古郡以馬忠為牂柯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  
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分其羸弱配大  
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  
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  
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奔世襲官於是  
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  
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為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

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重用人李恢卒後以蜀郡太守犍為張翼為都督翼持法嚴不得殊俗和夷帥劉曹反徵翼以馬忠為代忠未至翼修改戰方畧資儲羣下懼翼曰吾方臨戰場豈可以絀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乎忠至承以滅曹蜀賜翼爵關內侯忠在南柔遠能邇甚垂惠愛官至鎮南大將軍卒後南人為之立祠水旱禱之以蜀郡張表為代加安南將軍又以犍為楊義為參軍副貳之表

後以南郡閻宇為都督南郡霍弋為參軍弋甚善參毗  
之禮遂代宇為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為之立法施  
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以及晉世因仍其任時交趾不  
附假弋節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令官和  
解夷人及適罰之皆依弋故事弋卒子在龔領其兵和  
諸姓晉以巴西太守吳靜在官數年撫卹失和軍司鮮  
于嬰表徵靜還嬰因代之 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  
中四郡為寧州嬰為刺史 咸寧五年尚書令衛瓘奏



兼并州郡 太康三年罷寧州置南夷以天水李毅為  
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  
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  
校尉官屬其供郡縣亦然南人以為饒自四姓子弟仕  
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  
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  
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為主論議好譬喻物謂  
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為姓曰

遑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為  
官所法夷或為執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  
骨肉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為禍變恃此也其俗徵  
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  
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  
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馮幡蓋巡行安邱又畫牽牛  
負酒齋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  
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齋以呈詣動亦

如之 毅後永昌呂祥為校尉祥後數人李廣漢從雲南捷為郡守為校尉久之建寧太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約懦鈍無治政以賄成俊奪大姓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部曲致詵第耐罪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幹第為功曹分當察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焯孝廉不禮猛猛等怨之 太安元年秋詵叡猛遂俊以叛猛貽之書曰昔魯侯失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

枉慚吾郡亦逐約應之作亂衆數萬殺討破之斬誅首  
叡走依遑耶立蔡夷師于陵承猛箋降曰生長遐荒不  
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畧地渭  
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  
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罪有司殺惡其言遂誘殺之行  
部永昌從事江陽孫辨上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  
強加其土人屈塞應復寧州以相鎮慰冬十一月丙戌  
詔書復置寧州增統牂柯益州朱提合七郡為刺史加

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 二年于陵承詣毅請恕叡  
罪毅許之叡至羣下以為誅叡破亂州土必殺之毅不  
得已許諾及叡死于陵承及誅猛遑耶怒扇動謀反奉  
建寧太守巴西馬恢為刺史燒郡偽發毅方疾作力出  
軍初以救恢及聞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役  
吏民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  
柯半亦為夷所困虜夷因攻圍州城毅但併力固孤城  
病篤不能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

援莫至毅上疏陳謝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遊  
魂兵穀既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  
垂矜憂乞請大使及臣尚存加以重罪若臣已死陳屍  
為戮積四年 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  
到牂柯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  
奉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  
南故共推之又以載領南夷龍驤參軍秀獎厲戰討食  
糧已盡人但焦草炙鼠為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

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毅故  
吏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  
之以釗為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毅少  
府謚曰武侯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  
朝廷以廣漢太守魏興王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代  
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遙舉建寧董敏為秀才  
郡久無太守功曹周悅行郡事輕敏不下其板遜至怒  
殺悅悅弟秦臧長周曷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混昔為建

寧有德惠欲殺遜樹濤遜誅之并殺濤夷晉莫不惶懼  
表釗為朱提太守治南廣禦雄時荒亂後倉無斗粟衆  
無一旅官民虛竭繩紀弛廢遜惡衣菜食招集夷民夷  
徼厭亂漸亦返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茶夷昔為  
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遜因此遂  
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官至平西安  
南將軍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褒中伯而嚴猛  
太過多所誅鋤捷為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



守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建寧蠻量與益州  
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懂保興古樂南以叛雄遣叔父  
驤破越嶲伐寧州遜使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堂螂  
縣違遜指授雖大破驤不獲 太興四年遜發病薨州

人推中子堅領州事 永昌元年晉朝更用零陵太守南

陽尹奉為寧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  
鈍政治不理 咸和八年遂為雄弟壽所破獲南中盡  
為雄所有惟牂柯謝恕不為壽所用遂保郡獨為晉

官至撫夷中郎將寧州刺史冠軍是歲咸和八年也

牂柯郡漢武帝元鼎二年開屬縣漢十七戶六萬及晉縣四戶五千去洛五千六百一十里郡上值天井故多雨潦俗好鬼巫多禁忌畬山為田無蠶桑頗尚學書少威儀多懦弱寡畜產雖有僮僕方諸郡為貧王莽更名牂柯曰同亭郡不服會公孫述時三蜀大姓龍傅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郡聞漢世祖在河北乃遠使使由番

禹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為義郎 明章之世母  
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  
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材還以教授  
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  
刺史而世叔為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傳寶夜郎尹  
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  
州人士郡特多阻險有延江霧赤煎水為池衛少有亂  
惟朱褒見誅其郡守垂功名者前有吳霸陳立後有漢

中張亮則廣漢劉寵捷為費詩巴西馬忠皆著勲烈  
晉元帝世太守建寧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范朗  
逐出之刺史王遜怒分鬻牛為平夷郡夜郎以南為夜  
郎郡四縣

萬壽縣郡治有萬壽山沮本有鹽井漢末時夷民共詛  
盟不開今三郡皆無鹽

且蘭縣音沮漢曰故且蘭有柱浦關也

廣談縣

金匱山志卷四  
母歛縣有剛火也

平夷郡晉元帝建興元年置屬縣二戶千

平夷縣郡治有砣津安樂水山出茶蜜

暨縣故犍為郡城也不狼山出暨水入沅有野生薜可

食大姓王氏

夜郎郡夜郎國也屬縣二戶千

夜郎縣郡治有遯水通廣鬱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

靈響也

談指縣

晉寧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屬牂柯越巂漢武帝元封二  
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郡治滇池上號曰  
益州漢屬縣二十四戶二十萬晉縣七戶萬去洛五千  
六百里司馬相如韓說初開得牛馬羊屬三十萬漢乃  
募徙死罪及奸豪實之郡土大平敞原田多長松準有  
鸚鵡孔雀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俗奢豪難撫  
御惟文齊王阜景毅李顯及南郡董和為之防檢後遂

為善蜀建興三年丞相亮之南征以郡民李恢為太守  
改曰建寧治味縣寧州別建為益州郡後太守李暹恢  
孫也與前太守董懂建寧蠻量共叛寧州刺史王遜表  
改益州為晉寧郡

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 有澤水周迴二百五十里所出深  
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  
或交馬即生駿馬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水神  
祠祀亦有溫泉如越嶲溫水又有白蜩山山無石惟有

蝟也

同勞縣

同安縣

連然縣有鹽泉南中共仰之

建伶縣

母單縣

秦臧縣

建寧郡治故庾降都督屯也南人謂之屯下屬縣晉太



安二年分為益州平樂二郡合縣十三戶萬去洛五千六百三十九里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

味縣郡治 有明月社夷晉不奉官則官與共盟於此社也

升麻縣 山出好升麻有塗水

同樂縣 大姓爨氏

穀昌縣 漢武帝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時改為穀昌也

同瀨縣

雙栢縣

存駝縣 雍閩反結壘於縣山繫馬柳柱生成林今夷

言無雍梁夷言馬也

昆澤縣

漏江縣 九十里出贛口

談豪縣 有濮獠

冷丘縣 有主獠

脩雲縣

新定縣

平樂郡元帝建興元年刺史割建寧新定興遷二縣新  
立平樂三沮二縣合四縣為郡後太守建寧董霸叛降  
李雄郡縣遂省寧州北屬雄復為郡以朱提李壯為太  
守朱提郡本犍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屬縣四建  
武後省為犍為屬國至建安二十年鄧方為都尉先主  
因易名太守屬縣五戶八千去洛五千三百里先有梓

潼文齊初為屬國穿龍池溉稻田為民興利亦為立祠  
大姓朱魯雷興仇遞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學濱捷為  
號多士人為寧州冠冕

朱提縣郡治

堂螂縣 因山名也出銀鉛白銅雜藥有堂螂附子

南秦縣 自棘道南廣有八亭道通平夷

漢陽縣 有漢水入延江

南昌縣 故都督治有郢安遠城也

南廣郡蜀延熙中置以蜀郡常竺為太守蜀朝名竺入  
為侍中巴西令狐衷代之 建武九年省 元帝世刺  
史王遜移朱提治郡南廣太守李釗數破雄殺賊大將  
樂初後刺史尹奉却郡還舊治及雄定寧州復置郡以  
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為太守屬縣四戶千自夔道至朱  
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渡  
三津亦艱阻故行人為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  
烏櫛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乎尹庾降賈子左儋七

里又有牛叩頭馬搏坂其險如此土地無稻田蠶桑多  
蛇蛭虎狼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

南廣縣郡治漢武帝太初元年置有鹽官

臨利縣

常遷縣

新興縣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

壺

後漢作沙壺

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

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  
出謂沙壺曰君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  
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就而舐之沙壺與言語以龍與陪  
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  
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  
所貴也共推以為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  
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著十尾  
臂脰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徃徃邑居散在

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  
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為其國譜也 孝武時通博南山

度蘭滄水渚谿置舊唐不韋二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  
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彰其先人惡行人歌之曰漢德  
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為他人渡蘭滄水以

取哀牢地哀牢轉衰至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扈粟

後漢

作賢遣兵乘箄船南攻鹿芴鹿芴民弱小將為所擒會

粟 天大震雷疾風暴雨水為逆流箄船沉沒溺死者數千



人後扈粟復遣六王攻鹿芴鹿芴王迎戰大破哀牢軍  
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驚怖  
引去扈粟懼謂諸耆老曰哀牢畧徼自古以來初不如  
此今攻鹿芴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  
之明也漢威甚神即遣使詣越雋太守願帥種人歸義  
奉貢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其地東西三千里南  
北四千六百里有穿冑儋耳種閩越濮鳩獠其渠帥皆  
曰王 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獻明

帝乃置郡以蜀郡鄭純為太守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僮越裸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黃金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綿絹采帛文繡又有貊獸食鐵猩猩獸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有大竹名濮竹節相去一丈受一斛許有梧桐木其華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汚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及賣與人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罽旌帛疊

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宜五穀出銅錫 太守著名績者

自鄭純後有蜀郡張化常員巴郡沈稚黎彪然顯者猶

鮮 章武初郡無太守值諸郡叛亂功曹呂凱奉郡丞

蜀郡王伉保境 六年丞相亮南征高其義表曰不意

永昌風俗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伉為永昌太守皆封

亭侯李恢遷濮民數千落于雲南建寧界以實二郡

凱子祥太康中獻光珠五百斤還臨本郡遷南夷校尉

祥子元康末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亂閩濮反乃南移

永壽去故郡千里遂與州隔絕呂氏世官領郡於今三世矣大姓陳趙謝楊氏

不韋縣故郡治

比蘇縣

哀牢縣

永壽縣今郡治

雋唐縣有雋水從徼外來

雍鄉縣

南里縣 有翡翠孔雀

博南縣 西山高四十里越之得蘭滄水有金沙以火融之為黃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又有珊瑚雲南郡蜀建興三年置屬縣七戶萬去洛六千三百四十三里本雲川地有熊蒼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有上方下方夷亦出華布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蠶桑

雲南縣郡治

葉榆縣 有河洲

遂久縣 有繩水也

弄棟縣 有無血水水出連山

青蛉縣 有鹽官濮水同出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儵忽  
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祭之  
欲致雞馬褒道病卒故不宣著

其縣二別為郡

河陽郡刺史王遜分雲南置屬縣四戶千

河陽縣郡治在河中源洲上也

梁水郡刺史王遜分置在興古之盤南

梁水縣郡治有振山出銅

賁古縣 山出銀鉛銅鐵

西隨縣

興古郡建興三年置屬縣十一戶四萬去洛五千八百  
九十里 多鳩獠濮特有瘴氣自梁水興古西平三郡  
少穀有桄榔木可以作麵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資以為

糧欲取其木先當祠祀

溫縣郡治 元鼎二年置

律高縣 西有石空山出錫東南有監町山出錫

鐔封縣 有溫水

句町縣 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漢時受

封迄今

漢興縣

勝休縣 有河水也



唐都縣 故名雲夢縣

西平郡刺史王遜時爨量保盤南遜出軍攻討不能克  
及遜薨後寇掠州下吏民患之刺史尹奉重募徼外夷  
刺殺量而誘降李邊盤南平奉以功進安西將軍封遷  
陵伯乃割興古雲南之盤江來如南零三縣為郡

右寧州統郡十四縣六十八

咸熙元年吳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靖內附魏魏拜  
興安南將軍時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

太守率牙門將軍建寧董元毛晃孟幹孟通繫熊李松  
王素等領部曲以討之谷未至興已為功曹李統所殺  
泰始元年谷等徑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卒晉更用  
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犍為楊稷代之加綏遠將軍又  
進諸牙門皆雜號將軍封吳侯交州刺史劉峻大都督  
脩則領軍三攻稷皆為稷所敗鬱林九真皆附稷稷表  
遣將軍毛晃董元等攻合浦戰于古城大破吳軍殺峻  
則稷因表晃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元病亡更以

益州王素代之數攻交州諸郡 泰始七年春吳王孫  
皓遣大都督薛珣交州刺史陶璜帥二十萬軍興扶嚴  
惡夷合十萬伐交趾稷遣吳及將軍建寧孟岳等禦之  
戰于封溪衆寡不敵吳等敗績僅以身還交趾固城自  
守破敗之後衆裁千人并新附可有四千男女萬餘口  
陶璜圍之杜塞蹊徑救援不至雖班糧約食猶不供繼  
至秋七月城中食盡病餓死者大半交趾人廣野將軍  
王約反應陶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得稷等皆囚

之即斬稷長史張登將軍孟通及吳并交趾人邵暉等  
二千餘人受皓詔傳稷秣陵故楛稷及孟幹爨熊李松  
四人於吳通四遠消息稷至合浦發病歐血死傳首秣  
陵棄其屍喪於海幹松熊至吳將加斬刑或說皓宥免  
幹等可以勸邊將皓原之欲徙付臨海郡初稷等私誓  
不能死節困辱虜手若蒙未死必當思求北歸稷既路  
死幹等恐北路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弓弩言能作之  
皓轉付部為弓工 九年幹自吳逃返洛陽松熊為皓

所殺 初晉武帝以稷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  
或傳降故不錄幹至表狀乃追贈交州刺史封松熊後  
嗣侯焉 古城之戰毛晃手殺脩則則子允隨陶璜璜  
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允必欲求殺晃晃亦不屈於璜璜  
怒乃裸身囚結面縛呵曰晉兵賊晃亦烈聲呵曰吳狗  
何等為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肝罵曰虜腹晃罵不  
斷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吳人斬之武帝聞  
而矜哀即詔晃子襲爵封諸子三人關內侯九真太

守王素以交趾敗與董元牙門王承等欲還南中為陶  
璜別將衛濮所獲功曹李祚見交趾民殘害還遂率吏  
民保郡為晉祚舅黎晃為吳將攻伐祚不下數遣人解  
喻降之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是視矣 卽  
暉子胤先為父使詣洛拜奉車都尉比還暉敗亡胤依  
祚固守求救南中南中遙為之援諸姓得世有部曲弋  
遣之南征因以功相承也

譔曰南域處印窄五夷之表不毛閩濮之鄉固九服之外

也而能開土列郡爰建方州踰博南越蘭滄遠撫西垂  
漢武之迹可謂大業然要荒之俗不與華同安邊撫遠  
務在得才故高祖思猛士作歌孝文想頗牧咨嗟斯靜  
禦之將信王者所詳擇也馬霍王尹得失之際足以觀  
矣交趾雖異州部事連南中故并志焉

華陽國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華陽國志卷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貢生臣王時發



欽定四庫全書

華陽國志卷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晉 常璩 撰

先王命史立典遠則經紀人倫三材炳煥品物章矣然  
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芻蕘之人加之謠  
誦於林野之中管闕警言君子有採所以綜核羣善休  
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書國志固

以詳矣統之州部物有條貫必申斯篇者格之前憲左  
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國之語作焉五傳淵  
邃大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八覽之書興焉苟在宜  
稱雖道同世出一事身見遊精博志無嫌其繁矣 漢

十二世孝平皇帝帝祚短促國統三絕孝元后兄子安漢  
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為卒正  
又改蜀郡為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  
為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

南陽蜀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拒  
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斬首萬計遂據成都  
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為非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為  
赤眉賊所敗 建武元年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河北述  
夢人謂已曰公子系後漢作八  
么子系十二為期述以語婦婦  
曰朝聞道夕死尚可何況十二乎會夏四月龍出府殿  
前以為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以莽尚黃  
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為金行也以功曹李熊為大

司徒巴部任滿為大司空第恢為太尉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帛蘭改益州為司隸蜀郡為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荆邯延牙並歸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錢百姓貨賣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謂莽黃牛述為白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後漢作張隆常少數諫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水隗囂亦據隴連述蜀土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眾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非

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  
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  
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承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  
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  
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為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又使述  
舊交馬援喻述不從 荆邯說述曰昔湯以七十里  
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侯以次漢祖敗而復征傷瘳  
復戰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為強况今地方數千杖戟百

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荆門北陵關隴與之進退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也述悅之乃出軍荆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戶百餘萬世祖未遑加兵與述及隗囂書輒署公孫皇帝七年囂背漢降述述封為王厚資給之

十年世祖命大司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囂平隴右述聞而惡之城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白帝倉暴出米巨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

米述曰倉去此數里虛妄如此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真不然矣 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荆門沂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歙及述舊交馬援奉詔喻述隆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降天子乎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 六年二子幽死自是莫有言者 彭破述荆門關及沔關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言無賊也又使刺客刺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與劉尚征述又

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婿延牙距宮大司徒謝豐  
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軍其江橋及其少城豐在廣  
都牙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奈何牙對曰男兒貴死中  
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發金帛開門募兵  
得五千餘人以配牙牙告漢戰因偽遣鼓角麾幟渡市  
橋漢兵爭觀牙因放奇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  
至盜底得出後宮兵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占書曰虜死  
城下述以為漢等是虜乃自出戰述當漢牙當宮大戰



牙殺宮兵數百三合三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饑不得食倦不得息日迭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平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悵然還城吏民窮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 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死表更遷葬贈以漢卿官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健為朱遵絆馬死

戰贈以將軍為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  
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為列侯董鈞習禮明經  
貢為博士程烏李育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  
心莫不鳧藻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撫恤失和蜀郡  
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  
民未忘兵而歆唱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多行誅戮  
世祖誚讓於漢漢深陳謝自是守藩供職自建武至乎  
中平垂二百載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矣 漢

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竟陵劉  
焉字君郎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  
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州牧  
以避世難侍中廣漢董扶私於焉曰京都將亂益州分  
野有天子氣焉惑之意在益州會刺史河南郗儉賦斂  
繁擾流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涼州殺刺史耿鄙  
焉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為監軍使尋領益州  
牧董扶亦求為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郡趙躡去官從

馬來西 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眾  
綿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  
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為旬月之  
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又別破巴郡殺太  
守趙贇郃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為之青衣率吏  
民政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馬既到州  
移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  
避地入蜀焉恣饒之引為黨與號東州士遣張魯斷北

道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位皆二千石 漢獻帝  
初平二年掇為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  
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之東州人多為致力遂克  
岐龍焉意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尊焉長子範  
為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璋奉車都尉皆從  
獻帝都長安惟叔子別部司馬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  
留吳懿妹當大貴為瑁聘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

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遣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反  
四年征西將軍馬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  
從事廣漢王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  
羲以通家將範誕諸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  
及民家 興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祲灾  
疽發背卒州帳下司馬趙躡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  
仁共表代又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監軍使者  
領益州牧以躡為征東中郎將率衆征劉表 璋字季

玉既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杜濩朴胡  
袁約等叛詣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郎將龐羲討  
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為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  
以宜須兵衛輒召漢昌實民為兵或構羲於璋璋與之  
情好攜隙趙躄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 建安五年趙  
躄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明年躄敗 羲懼  
遣吏程郁宣旨於郁父漢昌令畿索兵實兵畿曰郡合  
部曲本不為亂縱有讒說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

也義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為盡節汝自郡吏宜  
念効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義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  
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  
也今雖羹子畿飲之矣義乃厚謝於璋璋善畿遷為江  
陽太守 十年璋聞曹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  
溥致敬公表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 十二年  
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使兵三百人并雜御物  
公辟肅為掾拜廣漢太守 十三年仍遣肅弟松為別



駕詣公公時已定荊州追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  
但拜越騫比蘇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不利兼以疫病  
而劉主尋取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說璋曰  
劉豫州使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字孝直留  
客在蜀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抱利器忖璋不足與有  
為常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  
將命正佯為不得已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  
守禦前後賂遺無限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

尉鍾繇伐張魯有懼心松進曰曹公兵強無敵天下若  
因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  
而未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  
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曹公雖來  
無為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  
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於內必敗之道也璋然  
之復遣法正迎劉先主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  
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待

之則一國不容二君容有太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  
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懸於州門以死諫璋璋壹無  
所納正既宣旨陰獻策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  
懦弱張松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  
府之險以此成帝業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  
郎將諸葛亮將軍關侯張飛鎮荊州率萬人泝江西上  
璋初勅所在供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撫  
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水

達涪城璋往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  
執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  
陽龐統亦言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恩信未著  
不可倉卒歡飲百餘日璋推劉主行大司馬司隸校尉  
劉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牧如故益劉主兵使伐張  
魯又令督白水軍併三萬軍車甲精實而別璋還州劉  
主次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曹公征吳吳  
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

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侯相拒不往赴救進必大克轉  
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求益萬  
兵及資寶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張松書與劉主及法  
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  
懼禍及已白璋露松謀璋殺松劉主歎曰君矯殺吾內  
主乎嫌隙始構璋勅諸關守不內劉主龐統說曰陰選  
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  
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

數有賤諫璋遣將軍還將軍遣與相聞說當東歸並使  
速裝二子既服將軍名又嘉將軍去必乘輕騎來見將  
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  
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然其中計即斬懷  
等遣將黃忠卓膺魏延等勒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  
固城堅守劉主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  
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為  
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儷豈非仁也統

退出劉主請尋還謂曰向者之談阿誰為失統曰君臣俱失十八年璋遣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劉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綿竹縣令懿詣軍降拜討逆將軍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衆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南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所憂也璋果謂羣下曰

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絀度不用故劉主所至有資進攻綿竹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等督綿竹軍嚴觀率衆降同拜裨將軍進圍璋子循於雒城十九年關侯統荊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江降下巴東入巴郡巴郡太守巴西趙苻拒守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為怒也飛義



之引為賓客 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為飛攻巴西  
亮定德陽巴西功曹龔謀迎飛璋帳下司馬蜀郡張裔  
距亮敗於栢下裔退還 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  
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遣建  
寧督李恢迎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太守汝南許  
靖踰城出降璋知不敢誅被圍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  
萬穀支二年衆咸欲力戰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  
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以能

安遂遣張喬奉使詣劉主主許喬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璋璋素雅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歔歔泣涕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軍印綬還其財物遷璋于南郡之公安吳主孫權之取荊州也以璋為益州刺史劉主東征璋還吳卒也

譔曰公孫述藉道守江之資值王莽之虐民莫援者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者也然祆夢告終期數有極奉身歸順猶可以免矜愚遂非何其頑哉劉焉器非

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雄據土亂世其見奪取陳子  
以為非不幸也昔齊侯嗤晉魯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  
君賤公叔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量才懷遠誠君子之  
先畧也觀劉璋曹公之侮慢法正張松二憾既徵同怨  
相濟或家國覆亡或三分天下古人一饋十起輟沐揮  
洗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華陽國志卷六

晉 常璩 撰

劉先主志

先主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為東郡范令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販履織席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童

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

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見而竒之多與之  
金先主由是得合徒衆河東關侯雲長同郡張飛益德  
並以壯烈為之禦侮先主與二子寢則同牀食則共器  
恩若弟兄然於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 中平元年從  
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督郵不得乃  
入縛執之杖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著馬柳柱委官亡  
命頃之應大將軍何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為高唐尉  
遷為令瓚為中郎將表先主為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袁

紹數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恥為之  
下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魯國孔融為  
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文舉聞  
天下有劉某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元龍太  
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門雍穆  
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華子  
魚博聞強識奇偉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  
之畧吾敬劉玄德名器盡此 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為



豫州刺史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

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牧建安元年曹公表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下邳守將曹豹叛為呂布所敗先主失妻子轉軍海西糜竺進妹為夫人及奴客二千金銀寶物資之先主因而獲振連和於布布還其妻子先主衆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公以為豫州牧益其軍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

虜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三年  
公自征布生禽之布曰使布為明公將騎天下不足定  
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  
頷之布曰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者也遂殺布先主  
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為左將軍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  
坐則同席又拜關侯張飛皆中郎將公謀臣程昱郭嘉  
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袁術自淮南欲經  
徐州北就袁紹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帝衣帶中密

詔當殺公承先與先主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  
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  
雄惟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會天震雷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  
震之威乃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公使覘  
之見其方披蒞使廝人為之不端正舉杖擊之公曰大  
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昱嘉復言之公馳使  
追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胄以叛留關侯行下

邳太守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 先主衆數萬  
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軍劉岱王忠擊  
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侯見  
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袁譚奉迎道路馳以白文紹紹身  
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壯侯勇統拜偏將軍初侯  
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時秦宜祿為布求救於張  
楊侯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  
復白公疑其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侯欲於獵中

殺公先主為天下惜不聽故侯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問之侯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効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是歲紹征官渡遣梟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侯為先鋒侯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敵遂解延圍公即表封侯漢壽亭侯重加賞賜侯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先主說紹南連

荊州牧劉表紹遣將其卒兵至汝南公使將蔡陽擊之  
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  
單車來吾自去陽等必戰為先主所殺 公既破紹自  
南征汝南先主遣糜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  
賓使屯新野潁川徐元直致瑯琊諸葛亮曰孔明卧龍  
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  
不可屈致也先主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  
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

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桀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  
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為彊  
雖云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今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  
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



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國富民  
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  
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  
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  
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  
出於秦川天下孰不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  
為猶魚得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襲位曹公南征

琮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  
遂將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日行十  
餘里別遣關侯乘舡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雖擁  
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事  
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 公以江陵有軍實恐  
先主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  
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  
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

橫馬案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先主  
斜趣漢津適與侯舡會而趙雲身抱先主弱子後主及  
擁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  
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即遣  
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  
焚其舡舟公引軍北歸先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  
為荊州刺史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  
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

率部曲數萬口稽顙會琦病死先主領荊州牧治公安  
孫權進妹恩好綢繆以亮為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  
以關侯為盪寇將軍領襄陽太守住江北張飛為征虜  
將軍宜都太守 初先主之敗東走也徑往鄂無土地  
關侯責之曰早從獵中言無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為  
福也及得荊州復有人衆孫權遣使求共伐蜀又曰  
雅願以隆成為一家諸葛孔明母兄在吳可令相并主  
簿殷觀曰若為吳先驅大事去矣今但可讚之言新據

諸郡未可以動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報曰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漢朝下輔宗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於山林未敢聞命權果輟計遷觀別駕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遂西入益州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豐富盛樂置酒大會饗食三軍取蜀城中民金銀頒賜將士還其穀帛賜諸葛亮法正關侯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錦萬疋其餘各有差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揚武將

軍蜀郡太守關侯督荊州事張飛為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為長史龐羲為司馬李嚴為掾為太守費觀為巴西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掌軍中郎太守漢嘉王謀為別駕廣漢彭羸為治中辟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長黃權為偏將軍於是亮為股肱正為謀主侯飛超為爪牙靖羲及糜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為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

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美璋所排擯也劉巴已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從之正既臨郡睚眦之怨一食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興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為輔翼遂翻飛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志也初孫夫

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杖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二十年孫權使使報先主欲得荊州先主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以荊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侯入益陽會曹公入漢中張魯定巴西黃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於是先主與吳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夏以權為護軍迎魯魯已北降曹公



權破公所署三巴太守杜濩朴胡表約等公留征  
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趙顯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  
郃數犯掠巴界先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  
相持五十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  
郃失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也 二十  
一年先主還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  
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淵郃  
身遽北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算淵郃

才畧不勝我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可擒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喉咽存亡之機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白先主以洪領蜀郡太守後遂即真初洪為犍為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為蜀

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祇為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為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攬拔英秀也後洪祇俱會亮門下洪謂祇曰君馬何駛祇對曰故吏馬不為駛明府馬不進耳 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入武都皆沒乃舉羣茂才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間當失漢凶年在庚子誅曹公為魏王王西征聞法正策曰固知玄德不辨此

又曰吾收奸雄畧盡獨不得正邪 羣下上先主為漢  
中王大司馬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零陵賴恭  
為太常南陽黃權為光祿勳王謀為少府武陵廖立為  
侍中關侯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昏  
假節鉞又以黃忠為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  
官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  
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  
先主曰吾自解之 時關侯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遣

前部司馬健為費詩拜假節侯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  
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舊陳韓亡  
命後至論其班爵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王

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

黃忠字也

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

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禍福同之愚謂君臣不宜計  
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侯即受拜初侯聞馬超來  
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問其人才亮知侯護前答曰  
孟起黥彭之徒一世之桀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不如

髯之絕倫也侯省書忻悅以示賓客侯美鬚髭故亮稱云髯也 侯臂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患乃可除侯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侯引酒割炙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為侯所獲又殺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糜芳降吳侯久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侯退還遂為孫權所殺吳盡

取荊州以劉璋為益州牧住秭歸 是歲尚書令法正  
卒諡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為尚書令 二十五年春正  
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蜀傳聞漢帝見害  
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所在並言衆瑞故  
議郎陽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司  
馬屬殷純別駕趙祚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  
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子  
所甄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

天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羣父未亡時數言西南有黃  
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  
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即洪業  
以寧海內先主未許久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黃初漢  
獻帝遜位為山陽公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太  
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  
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絕統即帝號先  
主不許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祖世祖辭讓耿純



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若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從公也世祖感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乃從之亮與博士許慈議卽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便欲

自立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朝廷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先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  
為丞相假節錄尚書許靖為右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  
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  
釐鄉侯北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為關中都督進魏延鎮  
北將軍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為侍中楊儀為尚書  
蜀郡何宗為鴻臚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  
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兄瑁妻也子禪

為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 先主將東征以復關侯之恥命張飛率巴西萬兵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奔吳初飛侯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侯善待小人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是以致敗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秋七月先主東伐羣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

天時必無其利先主怒繫之于理 孫權送書請和先  
主不聽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軍至秭歸左右領軍南  
郡馮習陳留吳班自建平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  
溪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秭歸吳班陳  
式等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 二月將進黃權諫曰  
吳人悍戰而水軍汜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  
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  
先主連營稍前軍於夷道猊亭遣侍中馬良經佷山安

慰五溪蠻夷 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  
餘丈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  
死先主歎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將軍  
義陽傅彤為後殿兵衆死盡彤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彤  
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從事祭酒程畿獨  
沂江退衆曰後追以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  
為敵之走況從天子乎亦見殺 黃權偏軍孤絕遂北  
降魏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屯南山 先主改魚復曰

永安丞相亮聞而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八月司徒靖卒 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没上疏曰臣宗門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畧盡唯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係深託陛下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僉左右郎將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太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 十有一月先主寢疾 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為亮所不善

聞先主疾病慮有後患舉郡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于永安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習鄭綽由青衣水伐元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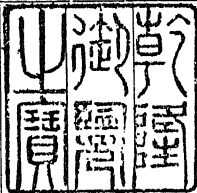
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尚書令李嚴並受寄託 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

三亮表後主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昊天不  
弔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如喪考妣乃顧  
遺詔事惟太宗百寮發哀三日除服到葬復服其郡國  
守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宮至成都謚曰昭烈  
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譔曰漢末大亂雄桀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楊  
劉表之徒兼州連郡衆踰萬計叱咤之間皆自謂漢祖  
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畧戡屠盪盡于時先主



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飛梁  
益之地元胤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  
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  
為義士所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陳  
子以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華陽國志卷六